

通志堂經解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九

三山拙齋林之奇少穎

禹貢

夏書

荆河惟豫州

此州之界西南至于荆山荆山之南則荊州也北距河水河水之北則冀州也蓋豫在荆之東北冀州之南而以荆河爲界以荆河之地而求之則豫州之界雖歷千載猶可考也如職方氏爾雅皆從正南爲豫州是徒載其北境而已載其北境而遺其南境使後世果安所考信哉所以後世地理家之所志惟以禹貢爲準如謂信安保定瀛冀深洛

磁相西南盡河之地爲禹貢冀州之界齊青淄濰密登萊及遼東之地爲禹貢青州之界宿泗徐州沂淮陽盡海之地爲禹貢徐州之界其他皆然蓋惟禹貢之九州則可以後世州郡如此配合而言之若職方氏爾雅則不可以若此矣

伊洛瀍澗旣入于河

孔氏曰伊出陸渾山洛出上洛山澗出沔池山瀍出河南北山漢志云伊水出洪農盧氏縣東熊耳山洛水出洪農上洛縣冢嶺山瀍水出河南穀城縣潛亭北澗水出洪農新安縣酈道元水經曰伊水出筍渠山洛水出灌舉山瀍水出穀城北山澗

水出白石山此數說不同據下流之水分派別道遭歷代陵谷變遷則容有不同而其源之所自出不容有異如經之所載江水出於岷山漢水出於嶓冢後世言江漢之源未嘗有異說也經文導洛自熊耳與岷山導江嶓冢導漾文勢先後不同則是洛非出熊耳但其導之自熊耳而始爾雅推此四水之源故不必求之諸儒異同之說雖有異同之說不足信矣此言伊洛瀍澗旣入于河而下文言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又東北入于河是伊澗瀍入于洛而洛入于河也夫旣於下文載導川之次矣而於此州言之者蓋後之

所言者欲其脉絡相貫苟不於此言則無以知其
在九州之界也惟彼此之相明故禹貢所載山川
係於九州之分域者皆可以案其書而覆其地也
據伊瀍澗入于洛而洛入于河此言伊洛瀍澗則
以四水列稱者曾氏曰漢水入于江江入于海而
荊州言江漢朝宗于海與此同意蓋其四水並流
其源則異而水之小大相敵也

滎波既豬

滎波有二說漢孔氏曰滎澤波水已成過豬唐孔
氏雖謂滎是澤名洪水之時此澤水大動成波浪
此澤其時波水已成過豬不泛溢也據二孔之說

則是滎波爲一水也周官職方氏曰其川滎雒其
浸波滢鄭氏云滎是沔水也出于東垣入于河溢
爲滎今之滎澤波讀爲播禹貢曰滎波既豬觀鄭
氏之說則是滎波爲二水名顏師古曰滎沔水所
出今之滎陽波亦水名一說滎水之波則師古蓋
兼存此兩說然以理考之既職方氏豫州川浸有
滎波之二名則是鄭氏爲有所據但以其波爲播
則不可據古文書波自作從山從番與瞞冢之瞞
同意者鄭氏所傳本訛以波爲播故其說如此夫
既職方作其浸波漾而今文書又作滎波則是以
爲波字也無疑矣安得以爲播邪爾雅云水自洛

出爲波曾氏引以爲據謂榮自河溢波自洛出皆有以蓄之此說又善

道荷澤被孟豬

孔氏曰荷澤在胡陵孟豬澤名在荷東北水流溢覆被之闕駟曰不言入而言被者不常入也水盛乃覆被之此說皆是漢孔氏以在胡陵而唐孔氏則據漢地理志謂山陽郡有胡陵縣不言其縣有荷澤也案說文曰荷澤水在山陽胡陵禹貢浮于淮泗淮泗達于荷而漢志山陽胡陵云禹貢浮于淮泗通于河水在南雖其字作河然以說文之言考之當是指此澤與漢孔氏同然漢志於濟陰又云荷

澤在定陶縣東又似指此澤而言此二說難以取信今且從孔氏作在山陽胡陵徐州浮于淮泗達于河案古文作荷字而說文並與之同意蓋謂浮于淮泗達于此澤也然禹貢九州之末皆載達于河之道不應於徐州獨指荷澤此當以今文書爲證古者盟孟二字通用孟津亦謂之盟津孟豬亦謂之盟豬蓋通字也此經謂之孟豬漢志謂之盟豬職方氏謂之望諸史記謂之明都其實一也其澤在梁國睢陽縣東北近於荷澤荷澤水盛然後覆被孟豬亦猶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也周禮職方氏青州澤藪曰望諸即此澤也蓋職方

氏之青州在豫州之正東故得兼有孟豬之澤也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

無塊曰壤冀州曰白壤雍州曰黃壤此州不言色
者蓋其壤之色雜也墳土膏脉起也壚䟽也顏師
古云土之剛黑者顧氏云玄而䟽者謂之壚言高
地之土則曰壤下地之土則曰壚蓋其土有高下
之不同故別而言之如青州曰厥土白墳海濱廣
斥是也

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其田則第四其賦則第二又雜出於第一蓋九州
之賦言錯者有四如冀州則云厥賦惟上上錯揚

州則云厥賦下上上錯豫州則云厥賦錯上中梁
州則云厥賦下中三錯蓋當其制貢之時青徐雍
荆所入之賦每得其常數惟此四州實有豐凶之
年故其賦雜出於他等其所出於他等者蓋是總
其九州所輸之賦彼此相形爲此九等之差也冀
州賦第一豫州賦第二苟冀州有凶荒水旱之歲
其歲有所減除則反出於豫州之下則是豫當爲
第一冀爲第二也揚州賦第七梁州賦第八苟揚
州樂歲田疇墾闢有所豐衍而梁出於第七則揚
故出第六矣如是歲凶之年有所蠲減出於第九
則與兗州相形必有強弱於其間故揚州厥賦下

上上錯梁州厥賦下中三錯而充則曰作十有三載乃同是皆彼此相形爲高下餘州雖無有錯出者然以意逆志則凶年饑歲必無取盈之理以是知九等之賦蓋以九州所出之大數相較而成非是制貢之時有此多寡盈縮之不同也

厥貢漆枲絺紵

職方氏云豫州其利漆枲則是漆枲之類此州之所宜也故制以爲貢絺葛之精者紵顏師古曰織紵以爲布而貢皆不可得而知也周官載師漆林之征二十有五周官以爲征而此則貢之者蓋禹之時豫州在於畿外故有貢也推此義則知冀州

所以不言貢之意矣

厥篚織纊錫貢磬錯

諸儒皆以織纊爲細綿然先儒蓋有以黑經白緯爲織者則織纊之爲二物亦未可知也治玉石曰錯文曰磬錯治磬之錯也揚子云有刀者礪諸有王者錯諸不礪不錯焉攸用蓋作器者必賴此以爲用也荊州之礪砥所以治刀也此州之錯所以治玉磬也謂之錫貢錫命而後貢非每歲之常貢也此州之磬錯與揚州之橘柚皆是待上之命而後貢然揚州先言橘柚而後言錫貢此州先言錫貢而後言磬錯者曾氏曰橘柚天所生也磬錯人

所爲也磬錯必待錫命使貢而後爲之故先言錫貢也此說牽強不如施博士之說曰橘柚言包則與厥篚之文無嫌也故言錫貢在後磬錯則與厥篚之文嫌於相屬故言錫貢在先此立言之法也浮于洛達于河

豫州去帝都甚近浮舟于洛則達于河達于河則達于帝都矣

華陽黑水惟梁州

孔氏謂東據華山之陽西距黑水謂東據華山之陽者當是跨而越之也此說不然河流導自積石至于龍門南至華陰東至于底柱是河入華山之

陰始折而東也雍州言黑水西河惟雍州黑水西蓋雍州之境梁州不應跨越華山而至于北也曾氏曰梁州雍州之西境皆至黑水惟華山之陰爲雍州其陽爲梁州則梁州之北雍州之南以華爲畿而梁實在雍州之南此說雖是然其謂梁之北雍之南以華爲畿則其說未盡據華山在雍梁之東若謂梁之東北雍之東南以華爲畿則得之矣班孟堅曰周改禹徐梁合之於雍青顏師古云省徐州以合青州并梁州以合雍州蓋職方氏無梁州故班孟堅顏師古以爲合於雍然職方氏於青州其山鎮曰沂山其川淮泗其浸沂沐則謂徐

合於青無足疑者若夫雍州其山鎮曰嶽山其澤
藪曰弦蒲其川涇汭其浸渭洛梁州之川無一存
者果何所據而謂梁合於雍乎荊州其川江漢據
江漢之水發源于梁州由荊而東以入于揚州然
後入于海今以江漢爲荊之川則禹貢之梁州其
無合於職方氏之荊州乎然而未敢以爲必然姑
闕之以俟後學

岷嶓既藝

岷嶓二山名岷山在漢蜀郡湔道西徼外江水之
所從出也嶓冢山在隴西郡西縣漢水之所自出
也江漢二水發源此州當其泛溢慄悍而未有

歸則其發源之山亦爲水所浸灌而不得遂其播
種之利今既疏導以入于海則岷嶓二山所出之
水皆順流而東則此二山遂可以種藝矣
沱潛既道

爾雅曰水自河出爲澗水經曰大河經富平城所
在分裂以溉田圃北流入河以是知澗水既自河
出復入于河也以澗觀之則知爾雅所謂水自江
出爲沱自漢出爲潛必皆是江漢之水既決出而
復入者荊州梁州之界江漢之所經皆有別出復
入之水故此二州皆言沱潛當夫江漢之經流既
以朝宗于海則其別出而復入者亦皆順其故道

故荆梁二州皆有沱潛既道之文也江漢二水跨歷二州之界縣亘數千里然後入于海經於此州曰岷嶓既藝沱潛既道於荊州則曰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於揚州則曰彭蠡既豬三江既入震澤底定既以二水原委始終之所經隸於逐州之下矣而於下文又申結之曰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爲匯東爲中江入于海一經一緯互相發明則江漢二水首尾本末皆可得而見矣其文簡其

事備非後世地理家之所可及也

蔡蒙旅平

孔氏謂蔡蒙爲二山名唐孔氏亦謂蒙山在蜀郡青衣縣蔡山不知所在而鄭氏以謂蔡蒙二山皆在漢嘉縣據漢嘉縣即蜀郡青衣縣也順帝時始改爲漢嘉縣志青衣縣但有蒙山無蔡山不知鄭氏何所據而知蔡山亦在漢嘉當姑闕之祭山曰旅論語曰季氏旅於泰山是也旅平者治功畢而旅祭也

和夷底績

唐孔氏以和夷爲平地之名不以爲徼外之夷鄭

氏以謂和川夷所居之地鄭氏之說爲長曾本鄭氏說以謂自嚴道而西地名和川夷人居之今爲羈縻州者三十有七則經所謂和夷者也蘇氏亦以和夷爲西南夷名若此諸說皆可信今雅州猶有和鎮此即和夷之故地也底績者致其功而可以種藝矣

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孔氏云色青黑而沃壤據孔氏之意蓋以黎字訓黑黎既訓黑而見此州獨不言土之性遂以沃壤二字而足其義據經但言青黎又安得有沃壤之義王肅曰青黑色黎小疏也既言青黑又以黎爲

小疏則是黎之一字而有二義矣亦近於孔氏爲顏師古曰黎者色青而細疏比於諸說爲勝然以細疏而訓黎字未知顏師古果何所據爾厥田惟下上者田第七也厥賦下中三錯者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三等也故曰三錯曾氏曰梁州山多充州揚州水多故其賦比九州爲下等或然也厥貢璆鐵銀鏤砮磬

此璆字與天球鳴球之字通用蓋玉磬也鏤剛鐵也可以鏤者鏤爲剛鐵則上所謂鐵不必是剛蓋有此二種也銀貴於鐵此乃先言鐵而後言銀者曾氏云蜀郡卓氏皆以鐵冶富擬邦君蓋梁州之

利尤在鐵故也。磬石之可以矢鏃也，與荊州所貢礪砥磬丹之磬同。磬石磬也，上文璆既以爲玉磬，則此爲石磬可知矣。徐州之貢泗濱浮磬，此州既貢玉磬而豫州又貢磬錯，以是觀之，則知當時之樂器磬爲最重，其所以尤重於磬者，豈非以其聲尚於角，其聲在於清濁小大之間，最爲難和者哉？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但言擊石拊石而不言金絲竹匏土革木者，惟石聲最爲難和，故也是以制貢尤詳於此也。

熊羆狐狸織皮

漢孔氏曰：貢四獸之皮，織金罽。唐孔氏以毛爲罽。

織毛而言皮者，毛附於皮，故以皮表毛。爾據二孔之說，則以織皮爲一物。蘇氏云：以罽者曰織，以裘者曰皮，則是織皮爲二物。曾氏亦同於蘇氏之說，而其說加詳焉。曰：地多山林獸之所走，熊羆狐狸之皮，製之可以爲裘，其毳毛織之可以爲罽。今當從蘇氏、曾氏之說。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鄭氏云：織皮，西戎之國，西傾，雍州之山也。雍戎二野之間，人有所事於京師者，必道從此州而來。桓是隴阪之名，其道盤桓旋曲而上，故名之曰桓。今其民猶謂阪曲爲桓也。觀鄭氏之說，則是以西傾屬

於上織皮之文以桓爲非水名酈道元破其說以謂馬融王肅皆云西治傾山惟因桓水言無他道也桓水出於西傾山更無別流所導者惟此水耳浮于潛漢而達江沔鄭氏之說殊乖禹貢因桓之義非浮潛入沔之文余考校諸書略總緝川流注公之緒麤陳所由西傾至于葭萌而入于西漢水即潛水也自西漢遡流而届于晉壽界阻漾枝津遂南歷泗上允迤邐而接漢公北入漾此則浮于潛而逾沔矣歷漢川屬於襄水逾襄暨於衙嶺之南漢川合襄水灌於斜川屬於武功北達於渭水是皆水陸之相親川流之所經復不乖於禹貢

渭之宗實符禹貢亂河之文酈道元此說最爲詳備至於蘇氏之說大抵類此而其所援引尤爲有據蘇氏曰西傾山名在隴西臨洮縣東南桓水出焉桓入潛潛入沔漢始出爲漾東南流爲沔至漢中東行爲漢沔在梁州山南而渭在雍州山北沔無入渭之道然案前漢書武帝時人有上書欲通襄斜道以漕事下張湯問之云襄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漕從南陽上沔入襄襄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漢中穀可致此則自沔入渭之道也然襄斜之間絕水百餘里故曰逾于沔蓋禹之時通渭襄爲沔也蘇氏此說比於酈

道元尤爲有據蓋雍州之達于帝都則必自西傾
因桓水而來浮潛而逾沔至渭陸行百餘里然後
逾渭以亂于河亂者絕流而渡之也蓋自西傾因
桓至亂于河皆是此州達于帝都之道而周希哲
曰織皮言其服西傾言其地服織皮之服居西傾
之地者必因桓水以通其來往言其織皮西傾亦
猶言織皮崑崙析枝渠搜也此亦一說姑兩存之
黑水西河惟雍州

河自積石東北流至中國折而南至華陰又折而
東至大伾又折而北至冀州帝都界於三河之間
故王制曰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自東河至

于西河千里而近其曰東曰西曰南皆自冀州而
言之也濟河惟兗州此東河也蓋在冀州之東荆
河惟豫州此南河也蓋在冀州之南黑水西河惟
雍州此西河也蓋在冀州之西雖自冀州而言之
有此三河其實一也冀州之西接於雍州以河爲
境雖冀州之西河然其實雍州之東境也黑水歷
雍州梁州之西入于南海此二州皆以黑水爲境
漢孔氏曰西距黑水東據龍門之河孔氏所謂據
乃跨而越之也冀州之與雍州分河之東西不應
言據唐孔氏曰計雍之境被荒服之外東不越河
而西踰黑水王子雍曰西據黑水東距西河所言

得其實也徧簡孔氏皆云西距黑水東據河必是誤也此說是也

弱水既西

唐柳子厚曰西海有水散渙而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後止其名曰弱水雍州之西有水幽險若漆不知其所出故曰黑水此二水皆在塞外當其淫溢泛濫也亦爲雍州之害及禹之治水順其勢而導之塞外一則歸于南海一則歸于流沙然後雍之功可得而施之也夫地之勢西高而東下故水之流也萬折必東然而亦有西流者雖不與衆水俱東亦其勢也東坡潛珍閣銘

云悼此江之獨西歎好意之不陳則水之西流者固有之惟弱水之勢利於西流方其禹功未施則東流合於中國衆水而增其患害故禹將治中國水導之於塞外以其利於西也故決之使西以順其勢不使與衆水共爲東流所謂行其無事也曾氏云弱水不能任物其受物皆沈置身焉淺則膠深則溺蓋舟楫之害故禹導之使西則其水不由中國又歸其餘波于流沙所以絕之使其害不廣夫禹之於弱水所以導之使西者惟因其勢之不得不西使其勢可以東流而必使之西則是逆水之性非所謂行其所無事矣曾氏之說在所不取

涇屬渭汭

涇屬渭汭者蓋導渭而并及此數水也下文曰導渭自鳥鼠司之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蓋此數水脉絡相通而渭水爲大故并于渭而入于河也漢地理志云涇水出安定涇陽縣西岍頭山東南至馮翊陽陵縣入渭也蓋渭至陽陵而涇水自西北來入之屬及也言涇水至是及於渭也涇水濁渭水清以涇之濁合渭之清同入于河詩所謂涇以渭濁是也汭水北也涇之入渭蓋自西北入之故以汭爲言猶所謂東過洛汭也然周官職方氏雍州其川涇汭鄭氏曰涇出

陽汭在豳地詩大雅公劉曰芮鞠之即則是汭又爲一名此亦一說今兩存之

漆沮既從

漆沮既從者唐孔氏云詩曰自土沮漆毛傳曰沮水漆水也則漆沮本爲二水地理志云漆水出扶風漆縣西關駟十三州志云漆水出漆縣西北沮水不知所出至於下文導渭東過漆沮入于河又云地理志云漆水出扶風漆縣依十三州記漆水在岐山東入渭則與漆沮不同耳此云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在涇水之東故孔氏以爲洛水一名漆沮水經云沮水出北地直路縣東入洛水又云鄭

渠在太上皇陵東南濯水入焉俗謂之漆水又謂之漆沮其水東流注於洛水志云出馮翊懷德縣東南入渭以水土驗之與毛詩古公自土沮漆者別也彼漆即扶風漆水也彼沮則未聞此二說皆出於唐孔氏而違戾不同案經云漆沮有二此州曰漆沮既從下文曰東過漆沮其實一也而唐孔氏於前一說則以爲即扶風之漆沮合夫自土沮漆之文而後文一說則以爲漆沮即洛水與自土沮漆者異非扶風縣之漆水也此二說矛盾使學者安所適從以理觀之當從其後說據孔氏於此注云漆沮之水已從入渭而下文東過漆沮注云

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馮翊北是孔氏於二說初無異也詩云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孔氏謂漆沮一名洛水洛水即漆沮也與東都伊洛別蓋孔氏之意以謂豫之洛與雍之洛異蓋漆沮之別名也詩曰猗與漆沮潛有多魚即此漆沮水也與豳地之漆沮異矣蓋此漆沮即職方氏雍州所謂其浸渭洛也既從者既從而入于渭也

澧水攸同

地理志云澧水出扶風鄠縣東南北過上林苑入渭而張衡上林賦注云澧水出鄠縣南山谷澧水攸同亦同于渭也蓋渭自鳥鼠導之而東澧水自

南而注之漆沮自北而注之然後入河此三水絡脉相連相顧而成之又曰屬曰從曰同者其實一也但變其文耳

荆岐既旅

雍州之地東距龍門之河當夫河流泛濫未折而東而雍州亦被其害及夫禹施功於冀州既載壺口治梁及岐矣壺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則此二山在於孟門龍門之間實河之所經河既順流而東則是治河之害既載於冀州矣故經序此州治水之迹惟弱水既西渭合衆水以歸于河則其功畢矣自荆岐既旅而下遂言平地川澤皆已有

績也此荆山即北條之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非荆及衡陽惟荆州荆河惟豫州之荆也此荆既在雍州之界而蘇氏乃指以爲荆河之荆誤矣岐即治梁及岐之岐也旅祭名言洪水既平可以旅祭矣

終南惇物至于鳥鼠

終南惇物鳥鼠者皆雍州之大山也九州之地西北多山東南多水雍州在西北故其山爲最多揚州在東南故其水爲最多觀此篇之所載可以見矣秦都長安在於雍州所謂百二之險者惟其山多故也地理志云扶風武功縣有太山古文以爲

終南華山古文以爲博物蓋此二山皆在扶風武功縣之東也酈道元以華山爲博物然禹貢自有太華酈氏之說非也鳥鼠山在隴西首陽縣西南言終南博物至于鳥鼠不言其所治者孔氏曰三山空舉山名不言治意蒙上旣旅之文此說是也原隰底績至于豬野

爾雅曰廣平曰原下濕曰隰則是凡廣平下濕之地皆有此原隰之名也然此曰原隰底績至于豬野當是有所指而言之非泛指廣平下濕之地也鄭氏曰詩曰度其隰原即此原隰是也原隰蓋在豳地義或然也豬野地理志武威縣東北有休屠

澤古文以爲豬野水經曰沙水上承臧姑武威原隰底績至于豬野言自原隰致功至于豬野之澤

三危旣宅二苗丕敘

三危之山在鳥鼠之西南當岷山則在積石之西南也舜竄三苗之地三苗始竄蓋在洪水未平之前及洪水旣平之後三危之地旣可居則三苗之族於是始得其敘舜之竄三苗也蓋擇其惡之尤者投諸遠裔更立其近親使居三苗之國及洪水旣平之後所竄之君旣已丕敘而居三苗之國者尚且頑不率教至于七十餘年而後服蓋有苗之

君左洞庭右彭蠡負恃其險故每每桀驚而不服於教命彼已竄之君既無險可恃矣此其所以至于不敘而其恃險者則其不率教如是之久苟非舜之至仁盛德能涵養之於七十載之久則三苗之滅亡也蓋旋踵矣左氏傳曰太岳三塗陽城太室荆山終南九州之險也是不一姓蓋恃其險以爲國者未有不亡者也

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此州之土以色言之則黃以性言之則壤厥田惟上上田在九州中最爲上等也凡天下之物得其常性者最爲可貴土色本黃此州之土黃壤故

田爲上上而非餘國之所及蘇東坡嘗與朱勃遜之會議或言洛人善接花歲出新枝菊品尤多遜之言曰菊以黃色爲正餘皆鄙東坡曰昔叔向聞驪蔑一言得其爲人子於遜之亦云蓋天下之物惟得其本性則爲可貴學者觀此可以有志於本矣然此州厥賦中下者賦第六也田上上而賦中下人功少也唐孔氏曰此州與荊州賦田升降皆較六等荊州升之極故云人功修此州降之極故云人功少其餘相較少者從此可知也王制曰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則民當相準而得有人功修人功少者記言

初置邑者可以量之而州境闊遠民居先定新遭
洪水存亡不同故地勢有美惡人功有多少治水
之後即此爲差在後隨人多少必得更立其等此
非永定也此說是也然其謂此差與夫立其等則
似制賦之時有此九等之差其說亦未爲盡矣
厥貢惟球琳琅玕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
汭

爾雅曰西北之美者有崑崙墟之球琳琅玕焉蓋
雍州之物產其可以充貢者惟有此而已球琳美
玉琅玕石之似珠者也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
會于渭汭積石山在漢金城郡西南河從西來至

于積石則北流千里而南乃底于龍門西河蓋此
州將欲至于帝都自積石至于西河皆浮舟以達
也九州之末載通於帝都之道皆以達于河爲至
蓋帝都介於三河之間達于河則至於帝都矣雍
州旣曰浮于積石至龍門西河矣而又曰會于渭
汭學者疑焉唐孔氏以謂從河入渭自渭北涯逆
水西上言禹白帝訖從此而西上更入雍州界也
諸州之末惟言還都之道此州事終言發都更去
明諸州皆然也此說爲迂諸儒之說皆不通以某
之所見此州之達於帝都有二道浮于積石至于
龍門西河者一道也自渭汭以達于河者又一道

也渭汭之道亦底于龍門西河故以會言之非是
至于龍門西河矣乃始會于渭汭也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

織皮亦猶梁州之織皮也崑崙析支渠搜顏師古
以爲三國唐孔氏以渠搜爲二并崑崙析支爲四
國此二說不同當從顏氏之說漢朔方有渠搜縣
禮三朝記曰北發渠搜南撫交趾以渠搜對交趾
則渠搜爲一國也明矣崑崙在臨羌西析支在河
關西渠搜者水經曰河自朔方東轉經渠搜縣故
城北則渠搜蓋近於朔方之地此三國有皆西戎
之種故作書者旣言崑崙析支渠搜於此遂以西

戎即敘總括於下蓋此西戎之三國旣以就功遂
獻其織皮也而王子雍乃以西戎爲西域與崑崙
析支渠搜並列爲四此說不然西邊之夷總名曰
戎王制曰西方曰戎職方氏曰四夷八蠻七閩九
貉五戎六狄以是知曰西戎者蓋西夷種族之總
稱也漢之西域亦是總三十六國而言之不可與
崑崙析支渠搜並列爲四也言西戎即敘者以見
禹之功非特於中國而其至仁厚澤亦且及於貉
也蓋禹之治水惟務順其勢而利導之如弱水黑
水旣決之於塞外不使爲中國患也然必順其勢
而導之以歸於流沙南海此三國者水所經之國

當夫弱水黑水既有所歸則此數國亦免於昏墊之患此蓋以四海爲壑等視華夷之民不以中國之患遺之於夷狄記其功至於西戎即敘然後得見其爲仁德之大也漢光武在邯鄲時赤眉未平趙繆王子林說光武曰赤眉在河東若決河水灌之百萬之衆可使爲魚光武不答蓋聖人之愛人無有彼疆此界之殊禹視西戎之民無以異於梁州之民光武視赤眉之衆無以異於漢之衆此天地之所以爲大也梁州言織皮在於厥貢之下此州言織皮在於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之下其文有先後之不同蘇氏以謂崐崙析支

渠搜三國皆篚織皮但古語有顛倒詳略爾其文當在厥貢惟球琳琅玕之下其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三句當在西戎即敘之下以記入河水道結雍州之末簡編脫誤不可不正某竊謂不然經之所敘有先後之不同者皆是據當時事實而言之也如九州備載山川澤浸與夫治水曲折皆在賦貢篚之上獨冀州厥賦厥田之下有恒衛旣從大陸旣作二句此亦是總當時事實而言之耳必如蘇氏之說則冀之恒衛旣從大陸旣作亦當屬於覃懷底績至于衡漳之下矣某嘗謂蘇氏解經多失之易易故多變易經文以就已意

者若此類之謂也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九

後學 成德 校訂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十

三山拙齋林 之奇 少穎

禹貢

夏書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

序言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蓋此書之大
槩一篇而三致意焉自冀州既載壺口至西戎即
敘皆以名山大川奠九州之疆界史官因敘九州
之疆界遂及其治水曲折與夫田賦貢篚通於帝
都之道各隸於逐州之末此序所謂別九州也自
導岍及岐以至于敷淺原所謂隨山也自導弱水
以下至于又東北入于河所謂濬川也夫禹之治

水本導川澤之流而歸之於海乃先之以隨山者蓋洪水之爲害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凡故川舊瀆皆爲水之所浸滅不復可見將欲施功無所措也故必先順因其勢以決九川高山鉅鎮不爲水之所墊沒者以爲表識自西決之使歸於東以少殺其滔天之勢水旣順流而下漸入于海則川瀆之故迹稍稍可求於是始可以決九川而距四海蓋先隨山而後濬川此禹治水之序也先儒論此多矣如馬融王肅皆以爲三條導岍爲北條西傾爲中條嶧冢爲南條鄭玄以爲四列謂導岍爲正陰列西傾爲次陰列嶧冢爲次陽列岍山爲正

陽列其首尾延連相及則孔氏之意亦必與馬鄭同案輿地圖此衆山相距遠者千餘里近者亦數百里旣有平地川澤之隔於其間則其勢豈可以相屬邪經文言曰導曰至曰逾曰入皆是指懷襄之水而爲言也而先儒則謂指山而言夫山者靜而不動之物安得逾于河入于海過九江乎此一段文義甚明白以先儒有三條四列之說必欲以衆山首尾相屬故其說多牽強而不通夫觀書者必視其書之所由作然後其義易曉禹貢之書本爲治水而作其言所導之山蓋主於決懷襄之水而爲言也何取於山之條列哉或人問楊子雲曰

天地簡易何五經之支離楊子曰已簡已易焉支焉離此言可以爲治經之法蓋經本簡易人自爲支離爾地理志云吳岳在扶風岍縣西古文以岍山岐山在美陽西北荆山在懷德縣三山皆在雍州蓋禹之隨山先導岍岐山旁之積水使下流於荆山之旁然後自荆山而逾于河謂掠河之故地而過也此所謂逾于河其後爲龍門河蓋自河之西越之而東矣唐孔氏云逾于河謂山逾之也此處山勢相望越河而東夫謂山勢相望於河之兩岸固爲無害若謂山能越河而東則無此理既以逾于河爲越河而東矣而又謂此處山不絕從此

而渡河則是逾于河之一句遂有兩說其自相矛盾也如此蘇氏曰隨山者隨其地脉而究其終始何謂地脉地之有山猶人之有脉也有近而不相連者有遠而相屬者雖江河不能絕也自秦蒙恬始言地脉而班固馬融王肅治尚書皆有三條之說古之達者蓋已知此矣北條之山首起岍岐而逾于河以至大岳東盡碣石以入于海是河不能絕也南條之山首嶧冢恒山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是江不能絕也非地脉而何夫蘇氏謂地之有山猶人之有脉此論是也古之人蓋有論地脉之詳者如唐一行謂天下山河之詳存乎兩

戒北戒自三危積石負終南地絡之陰東及太華逾河並雷首析城王屋太行北抵常山之右乃東循塞垣至濊貊朝鮮是謂北紀南戒自岷山嶓冢負地絡之陽東及太華連商山熊耳外方桐柏自陪尾南逾江漢抵武當荆山至于衡山乃東循嶺徼達東甌閩中是謂南紀以一行之言觀之是知地脉之說不無有也先儒三條四列之說意亦以地脉爲言然禹貢之書本載治水本末而一行之言則將以山河兩戒分屬周天分野之星其所以言者不同則亦不可一槩論也故論此篇者但當觀其決懷襄之水以殺滔天之勢而不應以地脉

言也蘇氏之說今所不取

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

地理志云壺口在河東北屈縣東南雷首在河東蒲坂縣南太岳漢孔氏曰在上黨西地理志云在河東彘縣東蓋彘縣近於上黨故云在上黨西也底柱顏師古曰在陝縣東北山在河中形若柱也曾氏曰底柱前志皆曰今陝之三門是也鄭氏曰案地說河水東流貫底柱觸閼流今世之所謂底柱者蓋乃閼流也底柱當在西河余嘗詳考地說言河水東流貫底柱而經言東至于底柱當在南河明矣鄭氏以爲當在西河誤也曾氏之說與顏

山方二
氏同唐孔氏以底柱在太陽關中案地理志太陽
關與陝相近當亦是指陝之三門而言也地理志
析城在河東濩澤縣西王屋在河東垣縣北此六
者其形勢相望爲近禹旣導岍及岐逾于河矣遂
迤邐經歷此六山也

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

太行山在河內山陽縣西北恒山在常山上曲陽
縣西北碣石在北平驪城縣西南此三山者其相
距皆千餘里蓋水之東北流以注于海東北之山
惟此三山爲最大故其相距雖甚遠而其文相屬
也唐孔氏曰太行去恒山太遠恒山去碣石又遠

故漢孔氏則以此二山連延東北接而入滄海言
山傍之水皆入海山不入海又云百川經此衆山
禹皆治之川多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謂漳潞汾
凍在壺口雷首太行經底柱析城濟出王屋淇近
太行恒衛漳沱滏易近恒山碣石之等也據二孔
之意蓋以謂此衆山旣相去各有千餘里其勢不
能相屬又山不可以入海故爲此說王氏又謂導
山者導山之澗谷而納之川也意亦與二孔同是
皆支離之說也

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鄭氏四列之說以導岍爲正陰列西傾爲次陰列

嶠冢爲次陽列岷山爲正陽列其分陰陽正次之列本非經意然而以此文分爲四段則爲可信蓋禹之隨山有此四節也自導岍及岐至入于海一也自西傾至于陪尾二也自嶠冢至于大別三也自岷山至于敷淺原四也此四者皆是自其水發源之處導其逐山之旁積水注於下流之地然後隨其山澤而施功焉然此四者或言導或不言導曾氏曰嶠冢與岷山皆梁州之界岷山不言導者其文上蒙於導嶠冢也岍與西傾皆雍州之界西傾不言導者其文上蒙於導岍也岍與嶠冢皆別言導者以其冀州故文不相因也此說一是也西傾

山在隴西臨洮縣西南朱圉在天水冀縣南鳥鼠在隴西首陽縣西南渭水之所出此三山皆雍州之南山也太華在京兆華陰縣南禹既導岍之積水迤邐而入于海矣遂自西傾朱圉鳥鼠導其積水以至于太華蓋逾梁州之東境也熊耳山在洪農盧氏縣東伊水之所出嵩高山在潁川嵩高縣古文以爲外方山水經亦云外方山嵩高是也桐柏山在高陽平氏縣東南淮水之所出橫尾山在江夏安陸縣東北古文以爲陪尾山者四山皆在豫州之界也此蓋言水自西傾朱圉鳥鼠由太華而東經熊耳外方桐柏三山然後至于陪尾也漢

孔氏曰熊耳外方桐柏陪尾四山相連而於鳥鼠至于太華則相首尾而東蓋熊耳等四山其勢相近故以相連言之至于鳥鼠太華相距甚遠則云首尾夫山之與水其勢既相遼絕矣安能相首尾乎水之萬折必東固理之常然謂山能相首尾而來尤爲無義

導嶠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

此文不與至于陪尾相連蓋又自爲一段也嶠冢在隴西西縣漢水所自出也至于荆山蓋漢水未得由地中而行故其自嶠冢而導之也則注於荆山之旁此荆山即南郡臨沮縣之荆山也與導嶠

及岐至于荆山之荆異也地理志云章山在江夏竟陵縣東北古文以爲內方山也左傳曰吳旣與楚夾漢楚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則大別者近漢之山也水經自巴水出雩樓縣之下靈山即大別山也決水亦出此山世謂之分水山鄭玄云大別在廬江安豐縣地理志云六安國安豐縣有大別山據安豐雩樓皆在廬江郡此數說皆同然而若以大別在廬江則去漢甚遠而左氏傳云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不知其謂何漢志六安國有大別如唐孔氏乃謂地理志無大別此亦不可曉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此亦別爲一段不與至于大別相連岷山在蜀郡湔氐道西岷山之陽岷山之南也衡山在長沙湘南縣東南九江即荊州所謂九江孔殷是也地理志豫章歷陵縣南有博陽山古文以爲敷淺原禹旣導嶓冢荆山之積水至于大別矣於是又自西鑿導岷山之水至于衡山迤邐掠九江而過以至於豫章之敷淺原也隨山之功於此畢矣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惟其治水欲順水之道而當其浩浩滔天懷山襄陵則水之道不可得而見矣禹於是隨此衆山治其山旁之積水決之於下流

以殺其滔天之勢然後水之道可得而求故自此而下言及夫濬川之事也然而於導岷及岐之末則言至于碣石入于海而其餘三者則或曰至于陪尾或曰至于大別或曰至于敷淺原而皆距海尚遠者蓋岷岐所導江水乃合河濟之流最爲奔走突悍當其隨山之初自西而決之東自東而決之於東北則已達于海矣彼西傾嶓冢岷山所導之水則未能徑達于海必且注於下流之地及濬川之功旣施乃得入海下文所載方是衆水入海之道也凡此皆是行其所無事不拂其水性以求近功也惟夫決懷襄之水導之於下流之地然後

自下流而導之以入于海故此所載皆以冀雍梁
豫州之山揚州惟一敷淺原而已其下流之地如
青徐兗之山皆所不載蓋隨山之功自高而下自
東而西故不及夫下流之山也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前所言皆隨山之事也此方及濬川也孟子曰當
堯之時水逆行汎濫於中國蛇龍居之民無所定
上者爲巢下者爲窟書曰洚水警予洚水者洪
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驅蛇龍而放之
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漢是也夫禹之治水所以
能成功者惟使水由地中行而已將使水由地中

行苟不決懷襄之積水以殺滔天之勢則故川舊
瀆皆已浸滅將欲施功無所措也必先決山陵之
積水使皆有所歸矣然後濬川之功可得而施也
蓋導岍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
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
海則河濟之功可得而施也西傾朱圉鳥鼠至于
太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則淮渭之功可得
而施也導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則漢水
之功可得而施也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
于敷淺原則江水之功又得而施也惟其濬川之
功自隨山而始故經文所載水之先後如此惟其

治水不失乎先後之序此其所以能使水由地中行則遂以定懷襄之難而使斯民免爲巢之厄此其所謂行其所無事也鯀惟不知乎此故爲隄防之障水於地上懷襄之流不使之有所歸而乃湮之以土以與水爭勢於衆山之間此所以九載績用弗成也是以鯀之治水謂之湮湮者拒而湮之也禹之治水謂之導導者順而導之也是以行其所無事也故經之所載隨山濬川皆以導爲言蓋本其所以治水之意也自弱水至于洛水凡有九川故太史公於夏本紀以導九川三字冠於導弱水之上蓋太史公之意以下文有九川滌源之語

而此所載通有九水遂以導九川爲言而於上文導岍及岐之上亦以爲導九山然書所導之山凡二十有七太史以爲九山者蓋謂山之自某而至某者凡有九矣然而自某至於某者蓋有十不得以爲九矣使山之言至者果有九亦非經之本意也況不止九乎夫下所謂九山刊旅九川滌源者蓋泛指九州之山川也司馬子長配合附會而爲此說不可信也上文所導之山如河濟淮渭江漢大略已可見矣下文所導之水則申結上意以足其義蓋終始相因之辭也前有導岍及岐而下則此所導之川遂及於河濟前有西傾朱圉鳥鼠而

下則此所導之川遂及於淮渭前有導嶓冢而下則此文遂及於導漢水前有岷山之陽而下則此文遂及於導江皆相因之辭也惟弱水黑水之文前無所屬後無所結而經文序此二水既屬於導山之次而貫於衆水之上蓋此二水皆在塞外也當夫洪水未平之初則亦漂悍遂流入於中國則與滔天之勢合而爲一不可復辨禹之施功如導岍及岐以至西傾嶓冢岷山皆從西導之以歸於東中國之水既已折而東之則弱水黑水逆流入於塞內始可得而辨於是順因其勢而別之一則歸于南海一則歸于流沙然後河濟淮渭江漢各

受其所出一源之水與夫所合之流以歸于海故經文所載先言弱水黑水然後及其餘也弱水源出張掖刪丹縣亦謂之張掖河桑欽以謂導弱水自張掖刪丹西南至酒泉合黎在酒泉會水縣東北蓋弱水之流自張掖刪丹縣導之以至於酒泉郡今合黎郡是也合黎孔氏以爲水名鄭氏以爲山名顏氏曰此水出於合黎因山爲名據經云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則流沙是合黎水鍾之地故得溢其餘波以被于流沙猶導荷澤被孟豬也以是知孔氏以合黎爲水名是也漢志曰居延澤在張掖郡居延縣東北古文以爲流沙水經亦云

居延澤在居延縣故城東其形如月生五日然唐孔氏嘗疑其此言以謂酒泉郡在張掖西居延屬張掖合黎在酒泉則流沙在合黎之東據經文合黎當在流沙之東不得在其西也孔氏此說依按經傳言有所據然顏師古曰流沙在燉煌西此說合於經文當以顏氏之說為正益稷曰予決九川距四海此篇終言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下文言訖于四海其上言西被于流沙則此流沙者蓋是西海之水也然不言西海而言流沙者蓋水入居延澤中遂不可見不可以正名其為西海也西漢末蒙良願獻鮮水海允

鹽池王莽奏言今已有東海北海郡獨未有西海請受良願獻地置西海郡由是觀之則夫西海之名起西漢之末自漢已前未嘗正名其為西海也雖未嘗正名其為西海然以其水之所歸而言之則亦可以言訖于四海也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黑水顏師古曰出張掖雞山南流至燉煌過三危之山又南流至南海蓋三危在燉煌之南也然而張掖燉煌皆在河北黑水果出張掖過燉煌則豈得越積石之河以入于南海哉唐孔氏曰河自積石以西皆多伏流故黑水得越而南也據黑水從

西北歷數千里以流入于南海其流當甚大豈有河流伏於其下黑水得越其上之理唐孔氏蓋順經文配合地理家而爲之說不足信也張掖果是黑水所出三危果在燉煌則其南流以入于海也當與河流相礙蓋張掖燉煌皆在河北故也此說難以折衷姑闕之以俟博學之君子三危距南海凡數千里禹之導黑水也至二危即得黑水之故道遂從此以達南海蓋其間數千里不加人功修治故經載此水至于三危即曰入于南海蓋惟自其施功者言之其實三危距南海甚遠也漢武元封二年始開滇王國爲益州郡郡內有滇池縣有

黑水祠是黑水南流當歷西南夷數國之地然後能如經之所載黑水西河惟雍州華陽黑水惟梁州西黑水起張掖入南海是此水發中國之西北入於中國之西南亦猶河流發於西北而其入海在於東北蓋水之懸亘未有如此二者之遠也且弱水黑水雖其浩蕩瀰漫爲中國害然而既決之於塞外則是注於蠻夷之地自常情觀之則可以勿恤矣而禹之心方且通華夷之民無此疆彼界之殊雖塞外之水亦必爲之順而導之其一注于流沙其一注于東海蓋蠻夷之民亦免昏墊之患此禹之德所以同夫天地之無不覆載也白圭曰

丹之治水也愈於禹孟子曰子過矣禹以四海爲
壑今吾子以鄰國爲壑水逆行謂之洚水洚水者
洪水也夫白圭欲使其國之民免於昏墊而遂決
之於他國是以此之洚水移而爲彼之洚水其不
仁孰甚焉漢武帝時齊人延年言河出崑崙逾中
國注渤海是其地勢西北高而東南下可案地圖
開大河上嶺出之湖中如此則關中長無水災北
邊不憂匈奴延年之言與白圭之見無異夫弱水
黑水本是塞外之水禹既決之於塞外猶必爲之
順而導之以歸于流沙南海然後其心安焉河流
本爲中國之患豈可以中國之患而決之於夷狄

哉 本國景德澶淵之役北虜請和旣已退師議
者請進兵襲擊之 貞宗皇帝曰契丹幽薊皆吾
民也何以多殺爲大哉聖人之言與禹之心若合
符契矣

導河積石

晁補之曰洪範五行一曰水其浸海其發注爲江
河淮濟實惟四瀆而河爲四瀆宗三王之祭川所
以先河而後海爲務本故也岷山導江導淮自桐
柏導沅水東流爲濟其道里近而導河積石其道
里遠又其源壯而流激故禹治四瀆施功於河爲
多晁氏此說甚善惟其施功於河爲多故於載弱

水黑水之下即序導河之詳也河源去中國遠甚
爾雅山海經穆天子傳淮南子桑欽酈道元諸書
皆以謂河出崑崙墟案漢西域傳張騫所窮河源
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
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注蒲昌海一名鹽澤去
玉門關三百餘里廣袤三四百里其水停居冬夏
不增不減皆以謂潛行地下南出于積石爲中國
河夫騫雖窮河源而實不見積石而上河流相接
之處所見者惟葱嶺于闐耳徒見此二河注蒲昌
海則一爲復流南出此但以意度之非誠然也夫
騫親至西域且以窮源爲名而其所見止於如是

以是知諸書所言河源皆未足信太史公曰禹本
紀言河出崑崙崑崙高二千五百餘里日月所相
隱避爲光明也自張騫使大夏之後窮河源惡覩
所謂崑崙者乎故言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班固
堅之說亦然蓋積石而西河流之詳不可得而考
據經言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則論河流者惟當斷
自積石爲始積石以西闕而勿論可也顏師古曰
積石在河關西羌中水經云河水重源發於西塞
外出於積石之山山海經云積石山下有石門河
水冒以東北流出在西羌中僥當所居漢延熹中
西羌僥當犯塞紀明討之追出塞至積石而還是

知積石山蓋在塞外禹之施功治河始於積石然後導之入中國迤邐至龍門也河自積石山始西南流又東流入塞過燉煌酒泉張掖郡南又東過隴西河關縣北與洮水合又東過舍城允吾縣北與澧水合又東流經石城天水又東北流過安定又北過北地郡又北過朔方郡水東轉歷渠搜縣故城北又南流過五原郡南又東過雲中郡又南過定襄郡又南過西河郡東又南過上郡河東郡西然後至于龍門自積石至龍門蓋三千餘里其間所歷之地甚衆經皆不載者蓋此篇本謂治水而作惟其所施功之處則載之非其所施功之處

則不必載也禹導河自積石即得河之故道遂達之至龍門然後加人功疏鑿之故即以龍門繼於積石之下亦猶三危距南海甚遠而禹施功惟於三危經之所載但云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蓋其所載者惟欲見其治水之迹而已非如地理志必欲盡載其源委之詳也漢孔氏曰施功發於積石或鑿山或穿地或通流此說不然使自積石而下龍門而上果有鑿山穿地之迹則經無緣略而不載也

至于龍門

水經曰龍門在河東皮氏縣西淮南子曰龍門未

關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大溢逆流無有丘陵
高阜滅之名曰洪水大禹疏通謂之孟門穆天子
傳曰西出龍門九州之蹙孟門即龍門之上口也
蓋河至于龍門夾於兩山之間其流最爲湍悍故
禹鑿而通之所謂鑿者蓋是河流所經之山而就
其狹處鑿而大之廣袤足以容此水而已非是山
橫於前禹從中而鑿之使河流出於其間也西漢
賈讓曰禹治水山陵當道者毀之故鑿龍門關
闕析底柱破碣石隳斷天地之性皆過論也孟子
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又曰禹之治水行其所無
事也使其隳斷天地之性毀山陵之當路者當太

興功役弊士民之力以與水爭勢於衆山之閒則
非水之道也豈所謂行其所無事哉故謂之鑿龍
門則可謂之鑿斷天地之性則不可也

南至于華陰

河自積石東北流至龍門則折而南流至于華陰
則折而東流龍門之南華陰之南北即所謂龍門
西河是也華陰者華山之北此山跨梁豫二州之
閒其北抵西河南則曰華陰也而說者乃謂河之
折而東流其兩河之旁有二華故張平子西京賦
曰綴以二華巨靈鼉鼉高堂遠瞻以流河曲厥迹
猶存其意蓋謂河流至于此華山橫其前巨靈擘

石分爲二華使河流出於其間此蓋好事者爲之也據經但言南至于華陰則是河之所經惟在華山之北而已安得出於二華之間乎巨靈之說怪妄甚矣孔子之所不語者謂此也夫東至于底柱

河自西華陰遂折而東流以至于底柱漢孔氏曰底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故謂之底柱酈道元曰禹之治水山陵當道者毀之故破山以通河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故謂之底柱三川旣決水流䟽分指狀表目亦謂之三門山其山在虢城東南大陽城北案酈

道元之說謂底柱是禹之所鑿其說是也至謂破山以通河此則過論也河之至底柱蓋舊有可通之道禹嫌其狹於是䟽而廣之故有三門非是先鑿底柱山以爲三門然後導河而過之也漢鴻嘉中楊焉上言從河上下患底柱狹隘可鑿廣之成帝使鑿沒水中不能去而今水益湍怒害甚前日夫禹之治水未嘗不爲萬世之慮使底柱尚有可鑿之理則禹鑿之矣禹所不能鑿而楊焉欲鑿之何其不思之甚也蓋河自龍門至于華陰東折以及底柱夾於兩山之間其勢最爲狹隘故古語云龍門之下河流駛於竹箭惟其爲高山所束其勢

不得盤還則其漂悍湍激覆溺舟船是乃萬世之患也豈人力之所能勝哉酈道元曰其山雖鑿尚更湍合有一十九灘水流峻急勢同三峽破壞舟船自古所患此說是也頃歲建劔大興役功鑿治衆灘其費不貲某嘗詢於舟人云灘患不減於昔日以是知天地山川之險蓋有出於勢之自然者未易以人力爭也底柱舟船之患雖禹無如之何而況於楊焉輩乎

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

河自底柱東迤邐至于孟津孟津都道所湊也孟津說者不同孔氏曰孟是地名津是渡處在孟地

置津故謂之孟津論衡曰武王伐紂八百諸侯同爲此盟故曰盟津地理志作盟津顏師古曰盟讀曰孟在洛陽之北都道所湊故號孟津孟長大也此諸說不同然論衡之說尤無理禹時已有孟津此孟字蓋通用也安可以爲盟誓哉顏師古以盟爲長大其說亦甚牽強不若唐孔氏以爲地名案左傳隱十一年桓王與鄭人蘇忿生之田向盟州杜氏曰盟今孟津也孟之爲地名也審矣蓋自黃河泛舟而過皆曰津此在孟地故謂之孟津河流自華陰至于底柱夾兩山之間其流皆湍悍至于孟津然後其勢稍緩故可以橫舟而渡也武王伐

殷實渡師於此後世因謂之武濟蓋此水也既河流至孟津矣於是又自孟津東行及河南鞏縣之東而洛水自西南來入于河洛之入河實在此地而河則過之故曰東過洛汭汭水之北也洛自西南入河則是河流東過洛水之北也自洛汭而東流又至于大伾爾雅曰再成曰英一成曰伾李巡曰山再重曰英一重曰伾而漢孔氏則以為山再重曰伾其說與爾雅異唐孔氏謂所見異也今當以漢孔氏之說為正凡再重者皆可謂之伾此言大伾必是有所指而言之亦猶廣平曰陸冀州言大陸既作高平曰原下濕曰隰冀州言既修太原

雍州言原隰底績此皆指定其地非泛指原隰與陸大伾鄭氏以為在修武武德之界張揖云成臯縣山唐孔氏據漢書音義有臣瓚者以修武武德今無此山成臯縣山又不一成今黎陽縣山臨河豈不是大伾乎瓚言當然是補之鄭漁仲又皆以大伾為在汜即成臯也未知孰是

北過降水至于大陸

河自華陰以至大伾皆東流自大伾然後折而北流大伾之西則南河也其折而北流始謂之東河降水漢書地理志水經皆從系與絳縣之絳同字漢孔氏但以為水名不著所在唐孔氏以為在信

都鄭氏謂洛讀為降下江反聲轉為共河內共縣
淇水出焉蓋以此為絳水也而酈道元破其說曰
鄭氏注書引地說去大河東北流過絳水千里至
于大陸為地腹如志之言大陸在鉅鹿地理志曰
水在安平信都鉅鹿與信都相去不容此數也水
名變易世失其處見降水則以為絳水今河內共
山淇水共水出焉東至魏郡黎陽入河近所謂降
水也降讀如郕降于齊師之降周時國於此者惡
言降改為共又今河所從去大陸遠矣館陶北屯
氏河其故道與案玄據書有北過降水至于大陸
推次言之則以淇水為降水共城為降城所未詳

也案共縣本共和故國是有共名非惡降而更稱
禹著山經淇水出沮洳淇澳衛詩列目又遠當非
改絳革為今號但是水道源共出故以淇水為絳
水如玄引地說黎陽鉅鹿非千里之遙直信都大
陸者也惟屯氏北出館陶事近之矣案地理志降
水發源屯流下亂章津是乃與章得通稱故水流
間關所在著目信都復見絳名而東入于海尋其
川殊無他瀆而衡漳舊道遂與屯相亂乃書有過
絳之說河過絳當應此矣下至大陸不異經說自
甯迄於鉅鹿出於東北皆為大陸語之纏絡厥勢
眇矣酈氏此言較諸說差為可信今姑從之蓋絳

水至于信都入于河是河過于絳水也此所謂過與東過洛汭同蓋洛水降水皆入于河以小水入大河則謂之過不謂之會也大陸在鉅鹿既過降水則北流至于鉅鹿也太史公河渠書曰導河自積石歷龍門南到華陰東下底柱自盟津洛汭至于大伾於是禹以河所從來者高水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爲敗乃釀二渠引其河北載之高地過降水至于大陸此說不然據經但言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初未嘗有二渠之說況禹之治水欲使水由地中行自高而決之於下流者也今乃謂載之高無此理也據經之所載既無

二渠之說則太史公何據而爲此言太史公嘗曰九州山川尚書近之矣至其言河流則不知取正於書而自爲此說何也意者太史公未嘗得真孔氏古文書其所傳本或有異矣今當以孔氏本爲正

又北播爲九河

河自西戎入塞經秦隴陝洛夾山而行雖其勢狹隘湍悍破害舟舩然而兩山相距其力足以捍河流之衝使不至於奔突故其治之也惟於河之兩傍爲之䟽鑿使其廣袤足以殺其駛奔之勢而已至于自大陸折而北流則其地皆平田虛壤易以

決壞故禹之施功於此其規模最遠其慮患最詳蓋水之行於平地將欲無泛濫潰敗則必爲之分殺其勢苟不爲之分殺其勢而徒以一河受之彼河之本流自積石來者已爲多矣況又合受渭湟澗衆水是豈一河之所能任哉故禹自大陸以北分河爲九河則水勢有所宣洩不至於漂悍衝潰而安順其道以入于海此禹之知所以獨出乎萬世之上也然兗州又曰九河旣道則是河之北行亦已有此九派之舊迹禹之分而爲九者亦因其舊迹而疏導之也是又所謂行其所無事也播布也河之至此是布而分之爲九也其九河則徒駭

之類是也

同爲逆河入于海

孔氏云同合爲一大河名逆河而入于海鄭氏王子雍皆同此說惟王介甫以謂逆河者逆流之河非並時分流也故謂之逆河據王氏之意以同爲逆河之一句蓋所以解釋上文播爲九河之義然而據經所載導水之例凡言爲者皆是從此而爲彼也如導漢云嶧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導江云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東北會爲匯東爲中江入于海導沅水云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則凡言爲

者皆是自此而爲彼之辭也此說所謂同爲逆河入于海是九河合爲一大河以入海也明矣謂之逆河者此一大河之名也禹貢之書凡所載地名多矣豈皆有其義邪王氏以逆河爲逆流之河其說鑿矣自禹而後歷三代數千年間河流未嘗有所決溢者以九河之迹無所廢壞故也鄭康成云周時齊桓公塞其八但爲一支今河南弓高以北往往有其遺迹班孟堅序傳亦云自茲及漢亡其八支蓋春秋緯寶乾圖云移河爲界在齊呂填閼八流以自廣班氏鄭氏之說蓋取諸此此說雖出於緯書然以理觀之誠有可行者自周以前數千

年間未嘗有河患至戰國嬴秦以來乃稍稍有之及漢而河患極矣當時尋九河之故道蓋不知其處以是觀之諸儒以河之八支爲齊桓公所塞差爲可行漢關並言河決率當在平原東郡左右其地形下而土疏惡聞禹時本空此地以爲水猥盛則放溢少稍自索夫漢之河決所以常在平原東郡左右者以其地乃九河之故道也惟河決存存九河之故道以是知禹所疏之九河苟其八支不爲齊桓公所塞則當漢之世自無所患矣漢元帝時清河都尉馮遂奏言郡承河下流土壤輕脆易傷頃所以閼無大害者以屯氏河通兩川分流故

也今屯氏河塞惟一川兼受數河之任雖高增隄防終不能泄屯氏河新絕未久又其口所居高於以分流殺水力道里便宜可復浚屯氏河以助大河泄暴水屯氏河北塞宣房河北決所爲東北經魏郡信都渤海入海蓋追禹故道夫河與屯氏但分爲二已足以殺其下流之勢使無大害以是言之使禹之九河不爲齊桓公所塞分支別派以入于海則雖萬世亦無水患豈止漢之一世哉故韓收許商平當在漢時論治河皆欲尋九河之故道可謂得其本矣河之入海處漢孔氏謂入渤海太史公河渠書亦云同爲逆河入於渤海而溝洫志

臣瓚注云禹貢云夾右碣石入于河河之入海當在碣石漢武帝元光三年河決東都更注渤海禹時不注渤海此說是也太史公并孔氏蓋是據其所見河流以爲禹迹矣而唐孔氏又以謂渤海之郡當以此海爲名計渤海北距碣石五百餘里河入海處遠在碣石南禹行碣石不得入于河也蓋遠行通水之處北盡冀州之境然後南回入河而逆上也此蓋順經傳之文而爲之說未可全信

嵒冢導漾東流爲漢

嵒冢山在隴西郡西縣漢水之所自出也漢中記曰嵒冢以東水皆東流嵒冢以西水皆西流即其

地勢源流所歸故世俗以嶓冢爲分水嶺惟水自嶓冢以西皆西流則是漢水之源自嶓冢而始也故經之於導漢則正名其源流之所自出而曰嶓冢導漢東流爲漢也漢水而謂之導漢者漢孔氏曰泉始出山爲漾水東南流爲沔水至漢中東行爲漢水曾氏曰流者對止辭止者爲漾流者爲漢如濟水止者爲沅流者爲濟此其說皆是也然自漢以來言漢水者皆以爲有二源班孟堅地理志隴西郡西縣嶓冢山西漢水所出也至氏道縣云禹貢漾水所出至武都縣爲漢水而於武都則曰東漢水受氏道水常璩亦云漢水有兩源東出氏

道縣漾山爲漾水西出隴西嶓冢山而司馬彪袁崧郡國志亦皆謂東出氏道西出嶓冢據此數說則是以嶓冢所出者爲西漢水而以漾水爲東漢水據經但云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則是漾與嶓冢不可分爲二處故漢孔氏以謂泉始出山爲漾水東南流爲沔水至漢中東行爲漢水不以爲東西兩川之異也然桑欽水經又以謂漾水出隴西嶓冢山東至武都沮縣爲漢水審如此說則是嶓冢一山跨於氏道與西兩縣之間東西二源漢水皆出於此山分源於上而合流於下是以酈道元曰東西兩川俱出嶓冢山同爲漢水雖津流別支渠

勢懸然原始要終源流或一故俱受漢漾之名此說近之然東西兩川之說不見於經未敢爲然

又東爲滄浪之水

漾水旣流至武都爲漢矣於是又東則爲滄浪之水謂之爲者蓋水流至於此隨地得名非是他水自外來入之也漢孔氏云別流在荊州據孔氏之意則是以滄浪別爲一水而他說亦以謂漢水出荊山東南流爲滄浪之水是近楚都故孺子之歌則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而酈道元以爲不然曰禹貢嶧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不言過而言爲者

明非他水也蓋漢水自下有滄浪通稱耳縵絡鄢郢地連紀徐皆楚都矣漁父歌之不遘水地考據諸傳宜以書爲正酈道元此說善張平子南都賦曰流滄浪而爲隍廓方城而爲墉李善注引屈原所謂漢水以爲池方城以爲城則是滄浪即漢水也蓋漢水至于楚地則其名爲滄浪之水也

過三澨至于大別

三澨水名也水經則以爲在江陵邛縣之北顏師古則以爲江夏竟陵縣未知孰是云過者三澨之水分流別派至是而始合於漢水也左氏傳曰吳與楚夾漢楚乃濟漢而陳自小別至于大別則是

大別者近漢傍之山也京相璠春秋土地名曰大別漢東山名在安豐縣南而杜元凱釋地云二別近漢之名無緣入在安豐南也酈道元曰案地說漢水東行觸大別之陂而入于江則與尚書杜預之說相符但今不知其所在矣蓋漢水既東流爲滄浪之水矣於是過三澨水所入之處於是觸大別山以與江合也

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漢水東流至大別於是觸大別之山南回以入于江蓋江在漢之南也漢水將與江合必折而南既南而復東以匯于彭蠡之澤也匯者迴也江漢之

水相合於此而其流浸大於是東流於彭蠡大澤水既鍾於彭蠡則有所迴旋曲折不至於泛溢漂悍以衝突下流之勢故東爲北江以入于海也蓋先爲之匯而後爲之歸也江漢之匯于彭蠡亦猶河流分而爲九也蓋禹之治水至於下流之地則未遽決之以入于海必先殺其迅疾漂悍之勢使其水有所游盪宛轉然後安流順道以赴其所歸故河流分爲九然後同爲逆河江漢匯爲彭蠡然後分爲三江或先分之後合之或先合之後分之用意則一也

岷山導江東別爲沱

岷山在蜀郡湔氐道西一名瀆山一名汶阜山在
徼外江水所出益州記云大江泉源發於羊膊嶺
下緣崖散漫小大百數殆未濫觴矣東南下百餘
里至白馬嶺而歷天彭關自此以上微弱所謂發
源濫觴者也自天彭關而歷氐道縣北其流始大
蓋江水濫觴自蜀即岷山而此所以言岷山導江
也江水出爲沱沱乃江之別流者水經云小隱水
源自潁水出而酈道元曰爾雅潁爲河郭璞曰皆
大水溢出別爲小水之名亦猶江別爲沱也漢地
理志云南郡支江縣江沱在西此荆州之沱也蜀
郡郫縣江沱在西此梁州之沱也蓋自江水溢出

別爲支派者皆名爲沱故梁荆二州皆有沱也此
言東別爲沱接於岷山導江之下則是江水始出
而別流者也意其指梁州之沱也

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

江水別而爲沱其經流則東至于澧也漢孔氏云
澧水名案水經云澧水出武陵沅縣西至長沙下
雋縣西北入于江楚詞曰濯余佩兮澧浦顏師古
亦謂澧水在荆州則以澧爲水名非無所據也然
鄭氏謂此經自導弱水以下言過言會者皆是水
名言至于者或山或澤皆非水名今長沙郡有澧
陵縣其以陵名縣乎鄭氏此言似亦有理故曾氏

曰澧鄭氏以爲澧陵今江水不至澧陵故先儒疑
焉皆以爲澧水夫春秋之豫章在江南漢淮之間
漢之潯陽江夏在江北後世皆在江南焉知禹之
時澧陵非江水所至之地乎以曾氏此說觀之則
知鄭氏以爲陵名有合於經文然經文曰導弱水
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則是合黎必有受水之
處而鄭氏以其曰至于遂以合黎爲山名苟以合
黎爲山名則安能受弱水所入之勢而溢其餘波
于流沙乎此又可疑當闕之九江即荊州所謂九
江孔殷是也此九江發源山澤分支別派以入于
江而江則過之也至于東陵水經曰東陵在廬江

金蘭縣西北蓋廬江郡有東陵鄉故也江水既過
九江又至于東陵也夫江自岷山而出歷蜀漢巴
峽數州然後至于澧今經之所序惟曰岷山導江
東別爲沱遂繼之以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
者蓋此篇所記惟及夫治水施功之處亦猶導黑
水至于三危則曰至于南海導河積石則曰至于
龍門初不計其地之遠近也

東迤北會爲匯東爲中江入于海
迤者斜出之辭也江漢二水皆自西來至其合處
則其勢迤靡而相屬故漢水自發源嶓冢皆東流
至其將與江合也其稍折而南江水自發源岷山

皆東流至其將與漢合也則稍折而北蓋江在漢南漢在江北漢稍南江稍北則其勢相屬故會于彭蠡而復東也匯者彭蠡之澤也不言會于彭蠡者蓋蒙上東匯澤為彭蠡之文且見其與漢水共注此澤也漢孔氏以東迤為一句以北字屬於下謂北會于匯故其說以謂迤溢也東溢分流都共北會為彭蠡鄭氏又以東迤者為南江夫既以迤為溢而又以東溢為分流展轉相訓乃成義其文勢不相屬非經意也據經文言北江中江者是自彭蠡而東方分為二江鄭氏以東迤為南江則是自東陵而下已分為三矣此說猶不合漢江二水

既合于彭蠡矣然後由彭蠡分出為北江中江于海此言東為中江入于海而上文導漾東為北江入于海有北江中江則是必有南江矣即揚州所謂三江既入是也漢孔氏云自彭蠡分江為三入震澤遂為北江而入海蓋揚州云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先儒意以謂三江入於震澤然後由震澤而入海故為此說據此篇於九州之下載其逐州治水之曲折而於導山導水之次則更脩其源委首尾之所相互見未嘗不相顧而成文也如雍州之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攸同而於導渭則曰東會于灃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其文

未嘗不相顧也使江自彭蠡果分爲三以入于震澤復自震澤分爲三以入海則經之所載必與震澤底定之文相接而列底定於江水之次今經之所載殊不及震澤則是震澤非江水之所入也明矣此當從蘇氏之說二孔妄合經傳無所考據不可從也唐孔氏之論三江則據漢志以謂南江從會稽吳縣南東入于海中江從丹陽蕪湖縣西東至會稽陽羨縣東入海北江從會稽毗陵縣北東入海然水之下流轉徙不常故川勢不足以考信班孟堅所載乃漢時三江如此未知禹時三江果如是否其是非蓋不可知也今之江水自彭蠡而

東無有別派由秣陵京口以入于海不復有三江矣此蓋後代變更移易隨世不同不可以執爲一定之論也而蘇氏乃以古之彭蠡而東合爲一江者指以爲今之三江至其數之不合則又從而爲味別之說此蓋不知時變膠柱調瑟之論也導沅水東流爲濟入于河溢爲滎

曾氏曰止者爲漾流者爲漢止者爲沅流者爲濟自其水之所出而言之則曰漾曰沅故其導之也則必指其水之所自出而言之故係之以其川瀆之通稱以此二水流自漾沅而出及其既流而出則曰漢曰濟以至於入江入河入海皆受漢濟之

名而漾與沅但可以名其始出之水而已沅水者
山海經謂之聯水郭景純謂即沅水也漢志作從
水充字顏師古音曰弋齧反則是亦指沅水也水
經曰俗謂之沅即此沅水也沅水所出說者不同
漢志曰沅水出河東垣曲縣王屋山孔氏曰泉源
為沅流去為濟水在溫縣西北者為濟水又或然
也沅水自溫縣東南流經墳城西南又當鞏縣南
北入于河濟與河合其流浸大遂至滎陽縣北溢
為滎澤在敖倉東南雖溢為滎澤而滎澤不足以
容之遂決而東行也

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北由

入于海

爾雅曰山再成曰陶丘陶丘雖是山之再成者然
而必有指定而言非泛指凡山之再成者為陶丘
也水經曰在濟陰定陶也既出于陶丘北矣又東
至于荷荷即荷澤也說文以為在山陽胡陵縣水
經以為在濟陰定陶縣此二說不同然山陽濟陰
其郡相遠意者此澤跨於兩縣之間也自荷澤又
東北折至東平壽張縣與汶水合然後北折而東
也入于海汶水有二惟南子曰出朱虛弗其山者
所謂東汶也此汶水蓋在泰山萊蕪縣至東平壽
張縣西南安民亭入濟者是也濟之流既與河合

行十餘里混而爲一矣而乃能自別以溢爲滎至于陶丘北諸儒疑焉唐孔氏則以謂濟水既入于河與河相亂而知截河過者以河濁濟清南出還清故可知也而蘇氏則以爲江漢合而爲彭蠡之澤以東爲北江中江者合爲一說其說以謂江漢之水會于彭蠡自秣陵京口以入于海不復三矣而禹貢猶有三江之名曰北曰中者以味別也蓋此三水性不相入江雖合而水味異故至于今猶有三沚之說古今傳唐陸羽知水味三沚相雜而不能欺不可誣也余以禹貢之書考之若合符契禹之序漢水曰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

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漢水既合于江且東匯爲彭蠡矣安能自別爲北江入于海乎知其以味別也禹之序江水曰岷山導江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爲匯東爲中江入于海漢水既與江合且匯于彭蠡矣安能自別爲中江以入于海乎知其以味別也濟水入于河溢爲滎禹不以味別安知滎之爲濟乎曾氏之說亦然此二說者一則以謂辨其清濁一則以謂別其水味皆未爲確論夫濟清而河濁濟少而河多以清之少者會濁之多者不數步間則清者皆已化而爲

濁矣既合流數千里安能自別其清者以溢爲榮乎古之人蓋有知水味者矣如曰淄澠之合易耳知之又所謂唐陸羽知水味三沴相雜而不能欺此所謂知水味者惟知其合之味而已淄水之味也如此澠水之味也如彼淄澠合則其味也又如已苟使淄澠之水既合而爲一器苟使之就此器之中別其半以爲淄別其半以爲澠則雖易手陸羽亦有所不能爾安能以味自別而出乎分水既合則其味合安能復以其味別而復出哉以是知此二說雖有清濁味別之不同其失一也故鄭漁

仲曰山過山則分水過水則合天地之間豈有山過山水過水之理此說是也然漁仲之論又以經之所載爲脫誤其說以謂導漢水至于大別南入于江經文止於此而已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皆脫文也導沅水東流爲濟入于河經文亦止於此而已與河北之沅水亦名爲濟與河南之濟相亂故知溢爲榮以上當有導沅水一二句後世傳者失之夫儒者之於經遇其有難曉處則闕之可也以先儒講解之未盡遂以己意增損經文以就其說此其與穿鑿之學亦何以異以某所見此文本甚明白諸儒之說皆求之過也禹貢之

書爲治水而作則其所載者惟及夫當時治水之實迹而已非可以地理書所載水道之曲折而比之也漢之末入于江本無北江之道禹旣導漢以入于江江與漢合其流寢大匯于彭澤則江之故道不足以受此水也故爲之導爲北江以入于海也滎陽以東本無河濟之道禹旣導濟以入河河濟相合其流亦寢大使皆決於河之故道則必有泛濫之患禹於是爲之自滎澤決而東出于陶丘北以入于海是亦所以分殺其勢而濟之溢爲滎也河濟雜矣非復濟水也惟此書爲治水而作故其所載者如此使此書爲地理而作則北江之水

當屬於江不當屬於漢矣滎陽以東當屬於河不當屬於濟矣後世滎澤枯竭水不復灌注於此耳而水自滎陽出注於巨野澤世俗相傳以爲濟水其實與河流雜矣非復出於沆之合流也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淮水出於南陽平氏縣東南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胎簪蓋桐柏之傍小山也淮雖出於胎簪而禹之導淮實自桐柏而始故云導淮自桐柏自桐柏而東則與泗沂會旣與泗沂會然後入于海沂水出太山蓋縣南至下邳入泗泗水出濟陰乘氏縣至臨淮睢陵縣入淮蓋沂入于泗然後泗入于淮

而經乃兼言會于泗沂者唐孔氏云以沂水入泗處去淮已近故連言之淮入泗蓋在廣陵淮浦縣也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渭水出隴西首陽縣渭首亭南谷然後過鳥鼠山鳥鼠山亦在隴西首陽縣爾雅曰其鳥爲鶡其鼠爲鼯共處一穴故山以爲名渭水雖出於南谷而禹之導渭也惟自鳥鼠山而始故曰導渭自鳥鼠同穴而東則澧水會焉即上文所謂澧水攸同是也又東則涇水會焉即上文所謂漆沮既從是也既過漆沮然後入于河入河處蓋在京兆北船司

空縣也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入東北入于河

漢志曰洛水出冢嶺山山海經謂出上洛山水經曰出謹舉山二說不同然而經所不載未知孰是要之皆是水源出於他山自熊耳而過也禹之治洛水惟自熊耳而始故曰導洛自熊耳既自熊耳而過遂東北會于澗瀍又東會于伊蓋此三水合熊耳然後入于河則豫州所謂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是也三水所出諸說者皆不同經所不載難以考信而其入洛處漢孔氏曰澗瀍會于河南城

南蓋此二水既會於此然後入于洛也伊水入洛在於洛陽城南水經曰伊水出南陽縣西荀渠山東過郭洛山又東北過陸渾南又過新城南又東北歷伊關中乃自洛陽入于河伊關大禹疏以通水兩山相對望之若闕今水歷其間北流入于河陸機曰洛有四闕斯其意焉蓋歷代地理書之論禹迹者凡水行於兩山之間則皆以謂水流於此山橫其前禹鑿而通之故謂鑿龍門關伊關析城底柱破碣石凡若此說者皆已甚之論也夫禹之治水實用九州之民苟山橫其前鑿而通之則其為功役也大矣豈九州之民力所能堪哉既非民

力之所能堪而禹驅之使前則其虐甚矣說者亦知其不通故有巨靈擘石之說此乃世俗之所見以為禹之神知必有超世俗之技而不可以常理論也殊不知聖人亦人耳所為之事莫不本於人情苟非出於人情則聖人必不為也故關伊關謂禹闢而大之則可謂其隳斷天地之性則不可也伊瀍澗三水入于洛然後洛水入于河其入洛處蓋在鞏縣東也禹貢既於九州之下谷言其逐州治水之曲折而於導山導水之次又言其源委首尾之詳者鄭漁仲曰禹貢之書知山之盤踞與水之出入或不止一州一邑故序九州矣然後別出

山川總序於後班固以來作史者無法遂將山水與故迹並隸州縣下且小山短水不出一州一縣者即與州縣之下言之固無害若乃大山所跨大水所經何啻一州一邑班固於州縣下列之可謂無法漁仲此言善矣嘗考漢地理志其序漢水則曰嶓冢山西漢水所出南入廣漢白水又東南至江州入江過郡四行二千七百里其序江水則曰岷山江水所出東南至江都入海過郡七行二千六百六十里此其所載徒知漢水過郡四江水過郡七而已安知其所過者何郡邪又安知其所過之郡孰先孰後邪知此則知禹貢既敘治水

曲折於九州之下而於導山導水之次又敘其源委之詳其所記載實為萬代地理家之成憲也非特此也其他所載山川之列亦皆有法於其間曾氏曰嶓者漾之源也岷者江之源也有是山而後是水出焉故先言山河出岷嶓嶺而後至于積石淮出胎簪山而後至于桐柏渭水出南谷而後至鳥鼠洛水出冢嶺山而後至于熊耳積石桐柏熊耳皆其源也蓋先有水而後至於是山故先言山河之過洛汭過降水漢過三澨江過九江渭過漆沮皆以大水受小水故謂之過江會于匯濟會于汝淮會于泗沂渭會于澧會于涇洛會于澗渰

會于伊蓋二水勢均焉故未嘗言會濟淮洛於水
爲小九川之合者勢皆可均故未嘗言過觀曾氏
此說則知禹貢序山川地理之曲折蓋曲盡其理
矣

三山拙齋先生尚書全解卷第十

後學 成德 校訂

三山拙齋先生尚書全解卷第十一

三山拙齋林 之奇 少穎

禹貢

夏書

九州攸同

周禮職方氏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蓋必先辨之
於其始然後可以同之於其終不有以辨之則亦
無自而同之也禹貢所載冀州既載壺口以下列
敘九州之疆界治水之曲折與夫田賦貢篚所入
之多寡所輸之遠邇其所以辨之者纖悉盡矣自
九州攸同以下又所以同之也蓋有以辨之則廣
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五味異和器械異制

衣服異宜各得其所而不相雜亂故有以同之則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各要其所歸而不見其爲異此先王疆理天下之大要也故序言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此蓋所以總結治水制貢之意於其始此則曰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是又所以總結其治水制貢本末之意於其終也序言別此言同雖所從言之異其實先別而後同也

四隩既宅

孔氏曰四方之宅皆可居唐孔氏以謂室隅爲隩

隩是內也人之造宅爲居至其隩內遂以隩表宅案爾雅曰室西南隅之奧以隩爲室隅當讀曰奧不得讀爲隩矣隩既爲室隅矣而又曰既宅則其文亦爲重複案詩淇澳音於六切王氏曰隩隈也孫大夫曰隈水曲中也又曰崖內爲隩李巡曰崖內近水爲隩則是淇澳者是淇水之隈曲處也此隩當與淇澳同蓋當洪水爲患崖內近水之民猶不得安其居至於懷襄之難既平水由地中行然後四方之民居崖內水曲者皆得安其居在水涯者猶得安其居則居平原曠野者蓋可知矣

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

九山刊旅謂九州名山皆槎木通道而旅祭矣九川滌源謂九州之川皆已滌除泉源而無壅塞矣九澤既陂謂九州之澤既已陂障無所泛溢矣其所謂九山九川九澤皆是泛指九州之山川澤而言之也於山曰刊旅於川曰滌源於澤曰既陂各言其所施功之實也唐孔氏云上文諸州有言山川澤者皆舉大綱而言之所言不盡故於此復更總而言之此說是也太史公有導九山九川之文說者因此遂謂所刊旅者自岍及岐至於敷淺源之九山也所滌源者自弱水至於洛之九川也既以岍岐以下為九山弱水以下為九川於是遂以

雷夏大野彭蠡雲夢滎波荷孟豬為九澤太史公雖無九澤之明文往往其意亦將以是為九澤此皆牽強附會非經之本意也施博士雖有適然可合之數然求其意則無必然可信之理然則九山九川九澤皆以九州而為言矣此說是也

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此又重述其制貢之事也洪水汎濫於天下四方道路皆遏絕而不通至於禹治九州之功畢每州之末皆載其達於河之道如江不通淮則曰汭于江海達于淮泗沱潛漢不通洛則曰逾于洛至于

南河或航海或陸運而皆以達河爲至至於是則北自碣石西自西傾南東盡海之地皆有通於帝都之道此四海之所以會同也六府孔修即大禹謨所謂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是也孔修甚修也四海會同則有輸貢賦之道矣六府孔修則有輸貢賦之物矣於是繼之以庶土交正底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也漢孔氏曰交俱也衆土俱得其正謂壤墳墟所慎者貨財貢賦言取之有節皆法壤田上中下大較三品成九州之賦據孔氏之意蓋以謂中邦者指九州而言之也由孔氏爲此說諸儒因之遂皆以中邦爲諸夏謂土貢及於四夷

而田賦則止中夏而已蘇氏王氏張諫議之說皆然然而以中邦爲九州則與上文四海會同文勢不相貫又未足以見禹貢重敘成賦中邦之意不如顏師古之說爲善顏師古以謂庶土各以所出交易有無而不失正致慎貨財以供賦貢皆隨其土地田上中下之三品成其賦於京師也中邦京師也案孟子曰舜避堯之子於南河之南然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自河南而之冀都則以謂之中國是中邦指京師而言之也顏師古以中邦爲中國意亦類此蓋成賦於京師則與上文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底慎財賦之意相屬矣九州

之下所敘九等之賦但言其多寡相較之差而已
未言其所以充賦之物也故此既言四海會同六
府孔修矣於是遂言其所充之物謂九州之內所
制之賦使之各以其土地所出之正物轉相交易
懋遷有無化居以之充其所入之賦若後世之支
移折變也雖交易其所出之物以充賦然數之多
寡寔以田之三壤為準三壤即九州之內所謂上
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是也
蓋賦本出於田故其支移折變則隨其田賦多寡
之數而致之於京師也如下文五服所敘其輸禾
藁粟米於都城者爲甸服五百里之地而已五百

里之外則遠不能致使其亦輸租秬粟米於都城
如畿內之五百里則其費大矣故禹惟以其田賦
所入之數定其多寡而其輸於京師則得以支移
折變而致之如此則其力簡其費省且有懋易有
無之利及於斯民其爲公私之利大矣 本朝都
汴亦取漕運之利江淮歲漕六百萬石楚泗以上
汭流置轉般倉其張官置吏舟船廩庾之費歲以
百萬計議者以轉般爲煩擾更置直達法而其弊
愈甚其費愈多又爲江淮舟船數十郡之害夫以
汴都之距江淮蓋甚近也而歲漕江淮之米於汴
都其弊猶如此況冀州遠在九州之北而荆楊之

壤達於帝都者或須航海或須陸運苟使之輸其田賦所出之本物則其費爲如何邪故使得以支移折變而致之則荆楊之地如金錫竹箭之類皆得以懋遷有無而充賦也

錫土姓

錫土姓者於是始可以疆天下封建諸侯而成五服也左氏傳曰天子建國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蓋胙之土即所謂錫土是也命之氏即所謂錫姓是也如契封於商賜姓子氏稷封於邰賜姓姬氏必在於此時以稷契觀之則其他諸侯皆然陳博士曰當洪水未平之初有國者亦皆有土

有宗者亦皆有姓至是則錫之徧矣是也
祗台德先不距朕行

當洪水未平之時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昏墊其政教之所施蓋自有壅遏而不得行者至於川澤旣平貢賦旣修疆天下以封建諸侯而錫土姓則治旣定矣功旣成矣天下復何爲哉惟欽我德以爲先則下之人無有距違我之行者此所謂恭己以正南面也施博士曰祗台德先不距朕行何羨預於治水之事而於此言之者當洪水未平之時四方諸侯其於會同之禮有廢而不講者則其於祗上之德亦闕如也然則德雖出於上之所爲

而能使之祗台不距者禹預有功焉故舜稱之曰
迪朕德時乃功惟敘其意亦合於此善哉此說也
五百里甸服

前所言者九州之山澤川浸與夫田賦貢篚之詳
纖悉盡之而其所以疆界天下以爲京師諸夏夷
狄之別者猶未之見也於是遂言五服遠近之制
周官職方氏辨九州之國使同貫利自東南曰楊
州至其穀宜五種旣列序九州之詳乃繼之曰辨
九服之邦國自方千里曰王畿以下遂言其所以
爲九服者此蓋倣禹貢書而爲之也然其所記載
則有不同者此篇自甸服至於荒服每面二千五

百里四面相距爲方五千里職方氏方千里爲王
畿王畿之外爲九服每服亦以五百里爲率并王
畿而數之則有萬里之數故諸儒疑焉或以謂周
公斥大境土其地倍施於堯禹之世此蓋未嘗深
考此二書之所載徒見其所序者皆以五百里爲
言遂從而爲之說耳禹之五服與職方氏之九服
所謂五百里者職方氏則自其兩面相方而數之
惟禹之王畿在五服之內而自其四面而數之故
禹之五服自畿服至於荒服每二千五百里四面
相距爲方五千里至於職方氏王畿不在九服之
內而以二面相方而數之故九服之內有方千里

之王畿王畿之外每面二百五十里二面相方爲
五百里之侯服侯服之外每面二百五十里二面
相方爲方五百里之甸服故自王畿之外至於藩
服每面二千七百五十里四面相距各爲五千五
百里其所以增於禹貢者但有五百里耳安得萬
里之數邪漢地理志云漢之境土東西九千三百
二十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則是漢之輿
地不啻萬里故言周之九服有萬里者往往推此
以爲據唐孔氏云漢之山川不出禹貢之域山川
載地古今必同而得里數異者堯與周漢其地一
也尚書所言據虛空鳥路方直而計之漢書所言

乃謂著他人跡屈曲而量之所以其數不同也唐
孔氏此說其謂堯與周漢其地一也此誠確論若
以虛空鳥路方直而計里數則古無此理以某觀
之山川不出禹貢分域而得有里數倍加者古今
之尺不同耳王制曰古者以周尺八尺爲步今以
周尺六尺四寸爲步古者百畝當今東田百四十
六畝三十步古者百里當今百二十一里六十步
四尺一寸二分蓋古今步尺長短盈縮隨世不同
故其里數廣狹亦異此王制所載但是自周初至
於戰國數百年間而其所差已如此竊謂職方氏
之九服所謂五千里者即禹貢五服所謂五千里

漢之山川除武帝開闢四夷所載武威酒泉南海
蒼梧數十郡之外其他州郡皆禹貢五服之地禹
之聲教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
四海是其要荒之所暨則皆已至於極邊之地縱
使後世人君能於禹貢五服之外開拓邊境其所
得者不過磽确不毛之地得之無所益失之無所
損者周公曰其克詰爾戎兵以蹙禹之迹方行天
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所貴乎詰戎兵者不過陟
禹之迹而已其或甘心於禹迹之外以開拓邊境
增廣分域者是皆出於好大喜功而爲之也故王
者之疆理天下將欲制爲京師諸夏夷狄之辨者

當以禹貢之書爲正孔氏曰規方千里之地謂之
甸服去王城面五百里蓋禹貢之甸服在於五服
之內自王城之外每面五百里之地爲甸服也甸
田也主爲天子治田也王制曰天子之田方千里
公侯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此服之內主
爲天子治田而輸之於上故以甸服爲名百里賦
納總至五百里米可見其治田所輸之事也

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

此所敘五服先提其里數與其名於上然後列其
每服之內遠近差等於其下甸服分而爲五其寔
即上文所謂五百里甸服非於甸服之外又有此

五百里也先儒徒見經文之重複故賈逵馬融以爲甸服之外百里至五百里特有此數去王城千里其侯綏要荒服各五百里是面三千里相距爲六千里夫經於侯綏要荒之下皆有細數而謂甸服特有此數故不可也鄭康成又謂五服之別五百里是堯之舊制及禹於每服之間更增五百里而別至於五千里相距爲方萬里此其說不惟道里之遠近與經不合然記載之體亦有所不便者甸服之外五百里所輸者果何物耶侯服之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諸侯各有所建矣彼侯服之外五百里所建者果何國邪則是知其說之不通

也惟孔氏於百里賦納總之下注曰甸服內之百里於百里采之下注曰侯服內之百里此則是經之本意也甸服五百里之地皆爲天子治田輸之於王城者也然地有遠近則其所輸之物亦有精粗輕重之異也近者粗遠者精近者重遠者輕各量其力之所任而爲之差也謂之賦納總者以見其所輸者皆田內所出之賦也所出賦同惟其所納之物固有不同而已距王城之百里其地最近故使之納總者藁與稊併納之也二百里則稍遠矣故納銍銍者刈禾鐵也謂刈禾稊而納之不輸其藁也三百里則愈遠矣故納秸秸藁也納秸易

於納糴蓋遠則彌輕也雖納秸為彌輕然計其所直則四百里猶且納粟而三百里乃能納藁秸比於納粟則太優矣故唐孔氏以謂藁粟別納非是徒納藁也據經文但曰納秸安知其為與粟兼納乎攷之經文總銓粟米下皆無服字而此獨有服字則知納藁雖優其所相補除者當必在此顏師古曰秸藁也服者言有役則服之王氏曰納秸而服輸將之事也以正在五百里之中便於畿內移用故其利薄於粟米以正在五百里之中便於移用又使之服輸將之事則其利之所出足以補其財之所入財之所入足以優其力之所出矣此說

為盡唐孔氏謂於此言服明上下服皆並有所納之役也則失其旨矣

四百里粟五百里米

四百里五百里則尤遠矣故納粟米蓋愈遠則愈輕也薛氏曰曰粟焉曰米焉則為輕矣夫禹之取於民者不過什一之法耳令其所納之物有如此之不同漢孔氏以精者少粗者多唐孔氏曰直納粟米為少禾藁俱送為多其於稅皆當什一但所納有精粗遠輕而近重耳此說皆是也上文九州皆言田賦此之所載但及夫五百里之甸服者鄭氏曰侯綏等所出賦稅各入本國則亦必有納總

銓之差此但據天子立文耳薛氏曰畿內天子之居其所賴以養天子者在此千里之民而已故所賦所納備言於此蓋餘服則賦各歸其國故禹貢略之義或然也觀經文於賦納銓之上特加一賦字則凡賦之出於田者皆可以觸類而通之矣故自侯服以下但言建國遠近之制而不及所輸之物其辭不費使讀之者自以意曉又述作之體也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此蓋甸服之外五百里則建侯服以封親賢使各守其人民社稷以爲天子之藩衛也近王畿百里則建卿大夫所食之采地又其外百里則建諸男

之邦又其外之三百里則皆諸侯也必先采地與男邦乃及諸侯者先小而後大小者近而大者遠也所必如此者王氏曰欲王畿不爲大國所迫而小國易獲京師之助此說爲善輸賦稅則遠者輕而近者重建侯邦則遠者大而近者小遠近大小輕重莫不有法於其間而疆理天下之制盡於此矣二百里納銓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皆爲天子治田者也故以甸名之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皆封建親賢爲王室藩衛者也故以侯名之其服名如是則制服之差等亦如是此其所以爲善疆理者也若周之九服則不能

如是矣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方五百里曰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曰采服甸服乃在侯服之外采服又遠於男服其制度必不能與其名相稱考之周制采服在王畿之內而公邑之地謂之邦甸亦在王畿之外侯邦與男邦雜建於天下之間無復遠近之別則是周時所謂九服之名始借夫是名以爲遠近之別矣其制度寔未嘗與之相稱也由是觀之疆理天下雖出於洪水既平一時之事然考其制度實萬世所不可企及之功也嗚呼美哉禹功明德遠矣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先王之疆理天下尤謹於華夷之辨其所以畫郊圻而固封守者尤極其嚴王畿之外既封建諸侯之國使之小大相維強弱相比以爲王室之輔矣而其外之三百里則接於邊陲蓋其外則要荒之服也故於此設爲綏服以爲內外之辨此服之內所建之國所立之制凡欲撫安邊境衛中國而已故其名曰綏服此綏服五百里亦分爲二節其內之三百里接於甸侯者則揆文教其外之二百里接於要荒者則奮武衛揆文教者揆中國之教也或問揚子雲曰八荒之地禮也樂也孰是曰殷之

以中國或曰孰爲中國曰五政之所加七賦之所養中於天地者爲中國過此以往人也哉聖人之治天下也礙諸以禮樂無則禽異則貉吳秘注云礙止也止以爲準此篇於綏服三百里謂之揆文教其實奮其威武守衛中國不純以中國文明之治也左氏傳曰成王選建明德以藩屏周封伯禽於少皞之墟封康叔於商墟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封唐叔於夏墟啓以夏政疆以戎索蓋魯衛之地在於文教所揆之內故疆以周索至於晉之分地界於太原晉陽之間迫近戎狄故疆以戎索索法也謂疆理其土地以治戎之法即此所謂奮武衛

也薛氏曰今之邊徼右軍旅而略文德與此同意此說是也蓋先王之所賴以守衛中國惟在此二百里之地而已此二百里之地不失武備則中國之內可以奠枕無虞而夷狄之民安於邊鄙之外不至有卒然不可制之患蓋夷狄之於中國本不敢有侵侮窺伺之意惟中國失其所以爲武備者則狼子野心於是始敢肆其貪惓之志如漢魏而降夷狄之內附者皆得以入居中國障塞之內是乃至於西晉則有劉元海石勒之變石晉以幽涿檀十六州之地貽契丹盡失中國之障塞故至於末帝而有耶律德光之變自古遭夷狄之患未有

如晉之酷者然此二國亦皆有以致之然也一則使夷狄入居中國之障塞一則貽中國之障塞於夷狄譬猶決圜檻而縱虎狼彼安得而不噬人者哉是知疆理天下以綏服二百里爲奮武衛之地以爲華夷之辨此真萬代不可易之法也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東坡曰夷狄不可以中國之治治也譬若禽獸然求其大治必至大亂是以君子以不治治之則乃所以深治之也自綏服之外皆是夷狄之地中國禮樂正朔之所不及禹雖畫爲五服其寔外之而

不治之以中國之治也顧其命此服之名則可以見矣綏服之外五百里其名曰要謂之要者姑但羈縻之而已矣唐孔氏曰要服之名曰要見其踈遠之也要服外五百里其名曰荒謂之荒則比之要又簡略矣漢班超爲西域都護甚得夷狄心超被召還任尚代之尚謂超曰君侯在外國三十餘年而某猥承君後宜有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禹名境外之服謂之要荒正超所謂蕩佚簡易之意也要服三百里謂之夷荒服三百里謂之蠻蓋此乃徼外蠻夷之地也

禮記曲禮曰其在西戎北狄東夷南蠻雖大曰子
王制曰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曰戎北方曰狄
此蓋以四者相對而言之則有此四方之名若但
舉其一二字而爲言則四者皆可以通稱夷不必
是東方曰夷蠻不必是南方曰蠻如經云蠻夷猾
夏又曰蠻夷率服此又以蠻夷而屬之於要荒之
服則是唐虞之世蓋以蠻夷爲境外種之總稱亦
如或曰戎狄或曰戎夷皆泛而言之非指其所居
之方也要二百里蔡先儒只作蔡字讀案左氏傳
定四年殺管叔而蔡蔡叔杜元凱注蔡放也陸德
明音素達反此云二百里蔡當亦是放罪人於此

宜從左氏作蔡字讀荒服二百里流流罪人於此
猶經所謂流共工是也薛氏曰先王之於罪人以
其不可以中國畜之也故流放焉夷狄之而已矣
此論爲善然而要服之三百里夷其外二百里是
亦夷也而謂之蔡荒服之三百里蠻其外之二百
里是亦蠻也而謂之流者蓋其外之二百里其地
爲最遠中國之人有惡積罪大而先王不忍殺之
者則投之於最遠之地於要荒二服取其最遠者
言之以見流放罪人於此若其爲蠻夷之地則蒙
上之文而可見也據此論蓋五服之名與其每服
之內遠近詳略皆是當時疆理天下之寔迹也故

於侯服則言其建國小大之制至於要荒則言其蠻夷遠近之辨與夫流放輕重之差皆所以紀其實也而孔氏論此又不求於疆理天下之制而乃於字上生義附會繳繞最爲難通於侯服云侯侯也斥侯服而事於百里采爲供王事而已於二百里男邦云男任也任王者之事於三百里諸侯云同爲王者斥侯於五百里要服云要束以文教於三百里夷云守平常之教於二百里蔡云蔡法也法三百里而差簡於三百里蠻云以文德來之不制以法二百里流云流移也言正教隨其俗凡此等說今皆不取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

此言九州疆界之所抵以見其聲教之所暨也致之上文海岱惟青州海岱及淮惟徐州言青徐之境東海也故曰東漸于海雍州之弱水既西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是雍州之界抵於流沙揚州曰淮海惟揚州則是揚州之界抵於南海冀州夾右碣石入于河河之入海在碣石之右則冀州之界抵於北海故曰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朔南不言其所至者連下文而互見也聲教者言文德之所及也薛氏曰聲謂風聲教謂教化振於此而遠者效焉故謂之教曰漸曰被曰暨者皆言其

境界之所及特變其文爾非有淺深詳略之不同而說者乃謂東方之民仁而易化故言漸漸者浸而深也西方之民信而難變故言被被者被乎其外而已南方之民詐而多忒北方之民勇而善悍故言暨此虛說也夫禹之聲教其所及者蓋無所不深也今言東方之民爲易化故言漸漸者浸而深而西方則善執而難變南方則詐而多忒北方則勇而善悍故但被之暨之信斯言也則是禹之聲教所及之深者惟東方之民而已豈非以文害辭以辭害意哉下文旣曰訖于四海則是四方皆至於海矣而西獨言被于流沙者蓋水之西流至

此而極不見其所歸未可以正名其爲海也故王制曰西不盡流沙東不盡東海亦惟以東海對流沙也某於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已詳言之矣此篇旣言九州山川分域又及夫五服疆理內外之辨未乃言九州境界之所抵先後彼此互相發明至纖至悉可謂無餘蘊矣某嘗以斯言考其疆理天下之制而參以王制之所載則誠有可疑於其間王制曰自恒山至於南河千里而近冀州自河南至於江千里而近豫州自江至於衡山千里而遙荊州自東河至於西河千里而近亦冀州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而遙徐州自西河至

於流沙千里而遙雍州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
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凡四海之內斷長補短
方三千里則是九州之地方三千里也五服之制
王城之外每面五百里爲甸服又其外五百里爲
侯服又其外五百里爲綏服自甸服至綏服每面
一千五百里四面相距爲方三千里此九州之地
也以天下之輿地分爲五服則是自甸服至綏服
九州之內也要荒二服則在九州之外此五服之
制也然以九州四面之所距而考之則不能無疑
焉自恒山至於河南千里東河至於西河千里此
蓋畿內之千里即甸服也自東河至於東海千里

自西河至於流沙千里此千里之地建五百里之
侯服又建五百里之綏服而東海流沙之外則爲
要荒服今夫經之所載至於南北則有盈縮焉以
北考之冀州之北距於恒山則已接於邊陲矣其
何以容五百里之侯服又何以容五百里之綏服
又何以容五百里之甸服邪以南考之自南河至
於江千里則已建侯服綏服矣自江至於衡山千
里則要荒二服蓋已在九州之內而自衡山至於
南海蓋又將有千里之地五服之制至衡山則已
盡矣而揚州之境南距於海者猶未之盡也以南
言之則太嬴以北言之則太縮此寔某之所深考

而未知其說也大禹之功萬世永賴與天地同垂
於不朽其書之傳所以爲法於萬世則其制度不
容如是之差意其必有所乘除相補以爲疆理天
下之定制某淺陋未足以知此請闕之

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此有兩說孔氏曰禹功盡加於四海故堯錫玄圭
以彰顯之王氏曰禹錫玄圭於堯以告成功也此
兩說皆未敢以爲然堯錫圭於禹而謂禹錫玄圭
其文爲倒置矣臣以圭而錫君載籍恐無此理以
某所見此是禹以玄圭告成功於天耳周官典瑞
云四圭有邸以祀天旅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旅

四望裸圭有瓚以祀先王圭璧以祀日月古者交
於神明必用圭璧如周公之禱於三王亦曰植璧
秉珪禹之治水至於九州攸同四隩既宅地平天
成六府三事允治於是錫玄圭而告成功也然而
必用玄圭者蓋天色玄因天事天猶蒼璧然也其
曰錫者與師錫帝曰納錫大龜同古者下錫上亦
可謂之錫也

三山拙齋林先生尚書全解卷第十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三山謝齊林大士尚書全韻卷十一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七
十八
十九
二十
二十一
二十二
二十三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七
二十八
二十九
三十
三十一
三十二
三十三
三十四
三十五
三十六
三十七
三十八
三十九
四十
四十一
四十二
四十三
四十四
四十五
四十六
四十七
四十八
四十九
五十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五十四
五十五
五十六
五十七
五十八
五十九
六十
六十一
六十二
六十三
六十四
六十五
六十六
六十七
六十八
六十九
七十
七十一
七十二
七十三
七十四
七十五
七十六
七十七
七十八
七十九
八十
八十一
八十二
八十三
八十四
八十五
八十六
八十七
八十八
八十九
九十
九十一
九十二
九十三
九十四
九十五
九十六
九十七
九十八
九十九
一百

